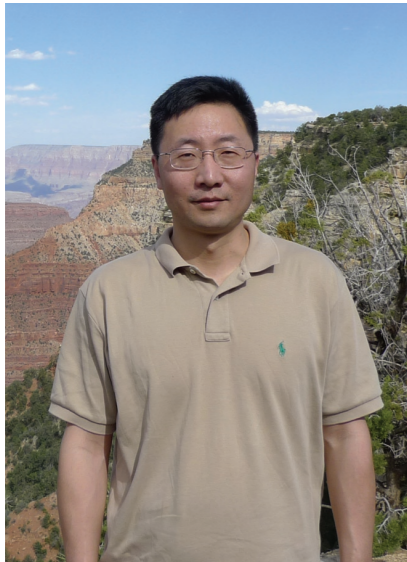


87-92, 我们的青春年华

周峰（制72）



周峰，安徽合肥人，清华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士（1992），毕业后任职华润公司。1997年赴美留学，99年获美国Rensselaer理工学院MBA。曾任一家美国软件公司中国分公司总经理。现就职微软公司美国总部，任部门经理。

我的一九八七

在1987年的夏天，我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在站台上，爸爸、妈妈、姐姐还有我那一岁的外甥，依依不舍地向我挥手送别。在列车上的我，也装出难过的样子，向他们摆手。但是，我的内心却是无比的喜悦，就像一只刚刚出了笼的小鸟，即将飞向那广阔的，未知的，刺激的天空中。殊不知，这一别，家乡的一草一木，儿时的玩

伴，父亲，母亲，从此变成了年年的思念。那一年夏天，我十八岁，体重五十五公斤，身高一米七三。

入学报到

我被高年级的学生从北京站接到了清华的大礼堂。我一边陶醉在如画一样的校园里，一边扛着包裹和脸盆，走到了11号学生宿舍楼办理报到手续。在11号楼前，一位气质优雅的女生，和一位一头浓密黑发，文质彬彬的男生热情地帮我拿行李，换饭票，并把我送到了403宿舍门口。我对这两位“学长”一再表示感谢，不过一问才知，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高帆，易子。他们都是北京的，提前报了到，来帮助接待外地的同学。真不愧是在首都长大的孩子，看看他们落落大方，知书达理的样子，并讲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只有央视播音员才说的普通话，仿佛让我见到了赵忠祥、邢质斌，景仰之情不禁由衷而生。同时告诫自己，要镇静，不要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不知所措。

走进了六人间的宿舍，发现“张教授”已经入住，在他床前的书桌上放着一面铮亮的镜子。“张教授”简单地和我打了声招呼，便继续坐在床上，拿着梳子，对这镜子，打理他那油亮并略显稀疏的头发。我暂时收起了好奇心，不再东张西望，装得很老练的样子将床铺整理好，一边休息，一边翻看从家里带来的杂志。正在这时，又有一位新生清波提着行李进

来，一听口音，东北的，个子很高但身体很单薄。清波一脸笑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毕恭毕敬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可能被我和张教授超常的镇定吓住了，最后怯怯地问了一句：“就我一个新生吗？”

11号楼403室里屋外屋的兄弟们陆续入住了，老沈，老超，老盖，杨勋，老炜，宋军，老廖。老廖是北京人，浓眉大眼，有东区美男之称。不过开学报到的日子里总见不到他，还以为他性格孤僻，不合群。一打听才知道，在那几天里他心跳有点快，老廖担心过不了几天后的体检，于是总是抱着他那蓝色的大瓷缸坐在东大喝开水，据说多喝开水可以压惊。

制72全班34名同学，8名女生，女生比率远远高于清华平均数，就这点来说，制72的男生是很有幸福感的。

在没有爱情的日子里

李蔚是上海来的姑娘，活泼可爱，是我们第一任的班委会文娱委员。88年的春天，《红高粱》上演了，据说这是一部很前卫的影片。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李蔚组织我们大家去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去看这部电影，我们都被电影里高粱地的画面震惊了。散场了，李蔚笑嘻嘻地问我们的观后感，我们这群大男孩有点不知所措，喃喃的说，风景真美，真美。不过，心里都嘀咕着，这电影好看，爱情很美，但很黄，很暴力……

那时，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憧憬那美妙的爱情，也幻想着能和自己心爱的人花前月下，漫步在荷塘边的小煤屑路上。不过，在男女生比率严重失调的清华，对异性和爱情的向往，有时只能是一种奢望。我们这群新生，都是典型的工科男，修修自行车可以，追女孩子真是一窍不通。

在那个不太久远的八十年代，没有现代通讯手段，没有手机，电邮，MSN，微博等等。上课时，也没有固定的座位，也没有借半块橡皮的机会，女生宿舍楼总是有不太友善的大妈把守，要想约会清华女生，真是比登天还难。无奈之下，大家纷纷到校外寻找资源，外校的老乡，高中同学，甚至小学同学。我还记得老炜邀请过他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小学女同学来参观清华。

于是友好宿舍开始流行起来了。男生们纷纷以宿舍为单位，走出教室，走出校园，纷纷与北医、人大、师院的女生们缔结友好宿舍。在外校的女生面前，清华男们似乎找到更多的自信，也变得异常活跃和兴奋，夸夸其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尤其是会讲故事的老朱，会跳舞的老唐，会吉他弹唱的杨勋，或成熟型男老盖，小龙，老炜，更受外校小妹妹们的青睐。当然，也有例外。

老黑，爱睡觉，爱看小说，爱夸自己的家乡好，但不和女生来往，很不情愿地，很被动地参加友好宿舍的各项活动。在1989春夏之交，学校停了课，同学大多在外奔波，平时也难得见一面。一日，在一地下通道里见到老黑，头发凌乱，皮肤黝黑，一看便知在外风餐露宿多日。然而，他那灿烂的笑容，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两只炯炯有神的目光，显得是那么的坚定，有力量。这力量的源泉来自两米开外，一个娇小的身影，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一位友好宿舍的女生。

在那追求爱情的日子里，或苦或甜，都成了最美的最永久的记忆。

青春记忆

大一新年元旦，班级组织联欢会，老唐表演了一段独舞，很有造型，很有

意境，但是没看懂。回过头想想看，现在流行的街舞也不过如此。

我们的军训是在京包线张家口地区的郭磊庄，一个集团军教导团的驻地。训练之强度和力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豆芽型”新生身体可以承受的，体力消耗很大，于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男生都成了饿鬼，一顿饭七、八个馒头是常事。一个月的军训结束了，我们体重平均增加了十斤以上。

老炜同学，做事认真，身材不高，但手大，脚大，嗓门更大。大一的时候是我们的体育委员，负责组织大家出早操。我们宿舍的人都爱睡懒觉。每天早晨六点钟，老炜一脚踹开房门，一只大手扶在门上，一声怒吼，起床了！把我们从美梦中惊醒。为此，我们怀恨在心很长时间。

老朱大三时，被选为精仪系的学生会主席。我向他表达了想加入的愿望，他立即授予我常务副主席之职，我当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没过几天，老盖，杨勋，清波，等纷纷加入，而且全部被授予常务副主席。于是，在只有主席和七八位常务副主席们组成的学生会的领导下，系学生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印象最深的是杨勋常务副主席主持编排的山寨版舞蹈《东方红》获文艺汇演大奖。

男生宿舍一向是不太干净，尤其以小易为宿舍长的223室问题很突出。可是为了欢迎老唐为他们搭线的友好宿舍，他们把宿舍弄得一尘不染。不过除了唐泰，其他人一女未得。

老廖，刘青阳，北京的孩子，很纯洁，不太近女色。大四在长春汽车厂实习，巧遇东北院校的学生也在那儿实习。没过多久就发现，老廖，青阳，和东北的高挑女孩成双成对，我们又惊讶，又羡慕。

老沈，力大无比，全班没有人掰

手腕能赢过他。老炜有一次犯胃痉挛，老沈同学把他从四教背到了11号楼四楼的宿舍。这二十年来，老炜经常念叨这事：“我这辈子犯过两次胃痉挛，一次是老沈陪着我，一次是老婆陪着我，都渡过了难关，我真幸福。”

清华崇尚体育，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一定还在操场上回荡。连我这样不太喜欢运动的人，都被迫学了一年的棒球和一年的排球。就在前不久，公司的同事组织大家打排球，我看着那些洋人同事们，人高马大，装备精良，本不打算献丑了。由于人手不够，我只好卷起裤脚，脱了鞋，也上了。结果，我一传，二传，发球，拦网，发挥出色，俨然成了主力。比赛结束后，同事们纷纷问我在哪儿练的排球，我只好谦虚地回答道：“In Tsinghua, twenty years ago.”

我毕业了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吹响了又一轮的改革号角，我们七字班的同学也在那年的夏天毕业了。我们怀揣着各自的理想，肩负着国家和父母期望，带着母校赋予我们的自信和乐观，走向社会，踏上了新的征途。不过，从此多了一份一辈子的思念，对清华母校的思念；从此多了一份一辈子的惦记，对我五年同窗制72兄弟姐妹们的惦记。那一年夏天，我二十三岁，体重六十五公斤，身高一米七八。

毕业二十年后记

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开了，我们也毕业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斗着，奉献着，尽着孝心，抚育着下一代，履行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清华赋予

我们的知识和和精神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华教师一代一代传授的人格品质，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一辈子受用。对于我的母校清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一辈子的感激和骄傲。

我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你

们还好么？期待着二十年后的重逢！据我所知，老炜还是做事很认真，老超还是那么意气风发，老盖还是那么帅，邹茜业务还是很突出，”张教授”真的成了张教授，老朱还是那么会讲故事，不过他把故事讲到了华尔街，演绎着中国电视传媒界的传奇……

老唐在哪里？老沈的儿子也像他一样力大无比么？小傅在干什么呢？樊老师，小龙，小跬，老妮，程华，高帆，康康，老杨，八路，大炳，老范，美清，老齐，杨勋，老杨，老杜，老猫，老廖，青阳，宋军，清波，世民，还有安维静，威丽，李蔚……你们都还好么？我想你们！📧

课堂之外的学习

和文凯（光7）



和文凯，云南人，清华大学精仪系工程学学士（1992），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2007），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2008）。现在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时间是公平的，它会把每个人、每件事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只有本科在清华念的才算清华人。这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清华优越感，而是因为17岁到22岁这段时

间，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实在是太特殊了。而那些跟你一起度过这段岁月的人，在你的心灵世界里自然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清华五年，本科生碰到那些所谓名师的机会并不多。清华的功课很重，但很多课其实无聊而空洞，特别是高年级的专业课。但少数基础课却让人受益终身。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而是因为过了这些课之后，再遇到任何困难，起码精神上不容易被吓倒。当然，这样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读清华的学生才会有。大多数的清华学生，在校期间都会遇到一些鬼门关课程，对我来说这就是在清华学堂上的工程制图。我过去很少去清华学堂上晚自习。一方面是因为座位太少，稍微晚点去就没了。更要命的是，清华学堂是木制地板，人走过去，地板叮咚作响，让人很难专心。我在清华学堂上过工程制图课，大学期间所有的悲惨记忆都留在那里。有次制图课期末考试前我做了一个梦：用橡皮擦一条多余的线，结果却把其它线擦掉，更悲剧的是我不知道如何补上它们，当时急出一身冷汗，然后才发现是恶梦一场。人人生而平等，但很多人生

而不能学工程制图。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我从清华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是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这句话刻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在清华学堂对面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上立着。国内大学的现实，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但清华的学生，或多或少总能受到老清华精神的某种感召。我至今还记得读梁实秋《雅舍怀旧》的激动，虽然他的文字平和而优雅。1949年前清华大学的实际状况，跟书上写的清华精神肯定有一定的距离。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一个正在探求人生的青年人来说，其鼓舞是巨大的，特别当现实是那么灰暗的时候。在我开始疯狂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同样在摸索的同学。一个个的小圈子就这么形成，在啤酒和香烟中，这些不同圈子碰撞、交融、分裂，曾经的同道后来也会变得陌生，但这个时期的挚友是终身难忘的。

我在清华跟同学和朋友学到的东西，远远胜过在课堂上学到的任何知识。📧

发七二之浮生如梦

张屹磊（发72）



张屹磊，贵州兴义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工学学士（1992），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1999）。曾任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研究部经理，速八（中国）副总裁。现任京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执行总裁。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很久很久以前——二十五年应该

可以算很久了吧，我坐了一天的汽车到省城，再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过长江，渡黄河，北京站前换大巴，向东，向北，再向西，经过东门外高高的白杨林，气势恢宏的主楼，最后是礼堂前的大草坪。传说中的清华到了。

那真是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荒岛甲所工字厅，长城故宫颐和园，375，331，北院的酸奶大家的馅饼照澜院的涮羊肉。香山赏叶，福海泛舟，西大挥汗，新水苦读。校门内外的美丽新世界，自由的空气，无限的可能，让人应接不暇。

我们被扔到了孤悬二楼的发七二，远离大部队。同学里一无痞子二无疯子三无天才，大部分时候正襟危坐，偶尔有点蔫坏和闷骚：有自强不息典范齐博士，亦有厚德载物楷模傅老头；有大哥风范如左老，亦有少不更事如石头；有好勇斗狠的南方小个凤姐，亦有多愁多病的黑脸大汉高士元；有不管不顾的东北马大哈小志，亦有毫厘不差的绍兴金账簿老梆；有淘气老蒙、捣蛋公公、神秘的P和憨厚的Q。一众人等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偶尔有些混场电影顺本书踹个厕所门的小恶作剧；献血时大义凛然地颈颈受戮者有之，采用喝酒法运动法熬夜法直接扔化验单法绞尽脑汁惜血如金者亦有之。

我们这拨人的强项是跟书本较劲，会打个球下个棋的就算多才多艺，如果碰巧歌还唱得不错，那差不多就可以去竞选学生会主席了。当然书中也自有颜如玉。正是北岛和舒婷的朦胧诗有点过

气，西方思潮在校园里泛滥的时候，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自是囫囵吞枣不知所云，倒是老祖宗的故纸堆中偶尔能给荷尔蒙疯狂生长的壮丁们找着些乐子，譬如嫖毒譬如焦大。文体活动方面乏善可陈：系运会基本靠专业的翟卫萍一秒一秒破记录来支撑，多次惊动四朵金花助阵的最大规模群众运动——足球五年总共进了四个球，倒是肖冰和老蒙的象棋算是个小小的突破。双扣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也引发了几乎所有的班内肢体冲突（基本围绕凤姐发生），要不就是周末一教和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的动作片，周六看了周日一定得上自习。也是，难道清华还有人周末休两天么？

日子像一本书一页页翻过，又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平静、水波不兴。不经意间，这些木讷、爱较真、举轻若重的家伙们已经历了生老病死，人到中年。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层层叠叠地铺垫在心里最深处的角落，不会轻易触及，却让人觉得踏实而温暖。二十年后再回首，在这些曾经年轻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那些曾经的欢乐和悲伤；年少的轻狂，黑暗中的叹息；牵手，放手；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青春。跋山涉水来相聚，乘兴而至，兴尽而归，不亦乐乎。

大学其实是个很诡异的地方。那么些人，从那么远的地方忽然间聚到一起，呼吸相闻、抵足而眠好几年；又忽然间一哄而散，像几滴水被撒进无边的大海，从此人海两茫茫，就像那一段日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